

中英對照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亞歷山大·彼德洛夫博士

Dr. Aleksandar Petrov

犁青的詩學空間

Li Qing Poetry Universe



香港作家出版社

Hong Kong Writers Publisher Ltd.

犁青論系列：犁青的詩學空間

斯拉夫文／英文版於2004年，由貝爾格萊特TODRA PLUS出版

作者：亞歷山大·彼德洛夫博士（Dr. Aleksandar Petrov）

主編：綠原、牛漢、李瑛、謝冕、陳建功

英譯者：Dr. Krinka Vidakovic-Petrov

中譯者：容紅絲 卡桑 北塔 郁澄

中文參考詩集：《咫尺西天》、《我乘着風兒來》、

《犁青的微笑》、《科索沃'1999》系列等

英譯者：丁廷森、北塔、王守義、邱宜明、林健民等

封面設計：楊偉文

排版製作：精藝製作公司

出版：香港作家出版社

地址：香港駱克道88號5/F

電話：0852-25112018

電傳：0852-25075445

發行：匯信出版社

承印：精藝製作公司

地址：柴灣豐業街12號啓力工業中心B座1807室

電話：0852-27708351

電傳：0852-23887677

開本：210 X 140 毫米 1/32

印張：14.5

字數：250 千字

印數：1000

版次：2005年9月初版

印次：2005年9月第一次版

書號：ISBN 962-8115-16-2

定價：港幣HK\$38元

版權所有（如有印裝差錯，請與本社聯繫）



犁青(Li Qing)

，詩人，編輯。1933年出生，中國福建省安溪縣人。1944年開始寫作，出版《山花初放》。早慧而富有詩才。1947年南來香港參加《新詩歌》社和香港文

協文藝通訊組，任詩歌組長。出版三十多本詩集。多數作品被譯為各種外文出版。獲美國文學榮譽博士學位和國際金桂冠詩人獎、國際奧林比斯『飛馬』詩獎、國際詩歌學院千禧年詩人獎、澳大利亞詩歌節金獎等。他的詩感情真摯、風格清新明快。【他善於把傳統手法提升到現代的高度，並合理吸收和運用了當今西方先進的藝術技巧】。【在80年代中國社會的大變動中，犁青寫了一首關於中國的最重要的詩：〈臺灣島的東岸和西岸〉】。到90年代以後他的詩像發騾似的走向詩的最前鋒，為了創新求變，他甚至走向立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方向賞試】，【他成功的寫了一首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大詩〈石頭〉】。【20世紀匆匆的過去了，犁青為這個世紀留下了大批成熟的詩】。【在21世紀到來之前，犁青寫下了一批他從事創作半個多世紀以後最值得重視的詩歌精品：《科索沃·苦澀的童話》】。【他的詩歌創作和文學活動，贏得了世界詩歌界的普遍敬重。也為中國詩人贏得了榮譽】。現任《當代詩壇》社長，《詩世界》叢書主編，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名譽會長，西南師範大學新詩研究所客座教授。（引號中的評語引自李元洛、向明、謝冕的評論文章）。

犁青的主要著作及其他

中文版

《山花初放》海峽文藝出版社
《犁青山水》文學世界出版社
《犁青的微笑》中國文學出版社
《犁青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
《科索沃·血色的春天》滙信出版社
《科索沃·苦澀的童話》滙信出版社
《犁青論犁青的立體詩》滙信出版社
《印度尼西亞的笑聲與淚影》滙信出版社

單一外文版

（英、法、德、俄、瑞典、印度、印尼、西班牙、塞爾維亞、羅馬尼亞等），於貝爾格萊特、瑞典、印度、印尼、羅馬尼亞等地出版

雙語對照版

（中／英、塞／英、英／西）及
三種語文版（中／英／塞）、
九種語文版（包括希伯來文）等在塞爾維亞出版。

他在世界各地（包括美、日、韓、蒙、泰、新、馬、菲、土耳其、埃及、西班牙、英、法、希臘、蒙古、墨西哥、阿根廷等）朗誦詩篇。

他的詩篇（包括英文、法文及瑞典文版），也被各國翻譯為各種文字收集在美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泰國、印度、阿根廷、日本、韓國、秘魯、巴西、蒙古、紐西蘭等國的詩選集、雜誌、或報章。

犁青論系列

《世界向我們走來 犁青創作的回顧》、
《犁青的立體詩》、

《犁青論犁青以及海內外的犁青論》，以上三本書由香港大學、多倫多大學及Alberta大學聯合出版。

《漫天雲彩似帆在飄閃：論犁青的想像力》，香港大學中文系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犁青論：大時代的歌手》，章亞昕著，香港作家出版社。

《犁青的詩學空間》，英文／斯拉夫文，Prof. Aleksandar Petrov 著。

《時代的嘆叫：對讀犁青與惠特曼》，余麗文著。

《犁青詩拔萃——在冰海雪原尋找綻放的綠葉》，古遠清選釋，此三本書由滙信出版社出版。

《宇宙詩星——犁青》英文版，Prof. Syed Ameeruddin 著，國際詩歌學院，印度曼特拉出版。

中英對照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主編：綠原、牛漢、李瑛、謝冕、陳建功

犁青的詩學空間

Li Qing's Poetry Universe

斯拉夫文／英文版於 2004 年，
由貝爾格萊特 TODRA PLUS 出版

作者：亞歷山大·彼德洛夫博士
Author: Dr. Aleksandar Petrov
英譯者：Dr. Krinka Vidakovic-Petrov
中譯者：容紅絲 郁澄 卡桑

中文參考詩集：《咫尺西天》、《我乘着風兒來》、
《犁青的微笑》、《科索沃 1999》系列等
英譯者：丁廷森、北塔、王守義、邱宜明、林健民等



香港作家出版社
Hong Kong Writers publisher Ltd.

香港·精藝製作公司承印
2005 年 9 月

犁青的詩學空間

Li Qing's Poetry Universe

目次

Contents

序——感性與智性兼容的詩人·····	5-12
Introduction - “Close to the Western Paradise” ·····	13-23
犁青飛翔的詩魂——犁青的心靈飛翔之法與飛翔之所·····	24-52
How and where the soul of Li Qing flies ? ·····	53-84
犁青的詩：《石頭》	
——一首揭露猶太人遭受大屠殺的中文詩·····	85-95
“Stones” by Li Qing	
—— A Chinese poem on the Holocaust·····	96-113
一位共同承受苦難的詩人預言家和見證者·····	114-139
The poet as prophet and witness sharing in the suffering ·····	140-170
犁青的「我控訴！」·····	171-194
Li Qing's “J'ACUSSE”·····	195-224

序——感性與智性兼容的詩人

■亞歷山大·彼得洛夫作
容紅絲 譯

我第一次見到犁青，是一九九零年在漢城舉行的世界詩人大會上，在一個南斯拉夫人的腦海裏，那是一個遙遠的、戰爭一觸即發的年代。那次我們只是通過他太太卡桑的傳譯交談了幾句。

我並不認為，我牢牢記得犁青和他太太的音容笑貌，是因為他們來自一個正好座落在穹蒼和大地交接的地方——香港。我記得他們倆，是基於他們倆氣質親切和富有詩意等原因。犁青談話暢所欲言，神態就像他看著你的時候一樣，給人一種有見識和有深度的感覺。偶然地會挪動一下雙手和皺一下前額，卡桑則是他的最佳翻譯，語言幽默、活潑和傳神，翻譯內容不只是把他的說話，就連他的一舉手一投足也不漏過。看她翻譯時活潑機靈的樣子，簡直是一個爛漫的少女，絕不像一個已婚的女士或已為人母的母親。

一年後，我攜同夫人造訪香港——犁青和卡桑居住和工作的地方。香港實在是多姿多彩，令我們眼花繚亂。雖然我和太太卡玲嘉隨身帶著犁青的名片，他們接過電話，反應極為熱烈，好像盼望我們到來已經很久了似的。隨後兩天，我和太太幾乎都在他們倆的陪伴下度過。和犁青溝通，猶如和其他國家偉大詩人交談時一樣，每次總要通過傳譯，表達起來不是那麼直接。在和犁青談話時，使我想起了那些令人難忘而又特別的與詩人古奧·保格薩（Geo Bogza）交談時的情景一樣，我話語笨拙，詞不達意。

相隔幾個月後，我們又在北京一個中國詩人艾青詩學的研討會上碰了頭；犁青對艾青懷有很高的敬意和深厚的友情。在會議期間，犁青先生主動把我介紹給多位中國詩人。很快地我發現犁先生在那些中國詩人當中備受尊

敬。我和犁先生之間的相互了解就靠的是那些片言隻語的交談。會後，我和犁先生一起離開北京去內蒙，在訪問時繼續使用這種方溝通。同行的還有卡桑和一位迷人的、翻譯英文時語調特別的中國姑娘。

我和犁先生第三次見面是又過了幾個月，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十月世界作家大會上，會議結束後，我們和一群興致勃勃的詩人共同遊覽了塞爾維亞。懷著和犁青、卡桑以及那位中國姑娘同遊內蒙古的體驗，我的靈感驅使我帶他們去看中古時代塞爾維亞的修道院、高索夫聖地和那兒的青山綠水，盡情地向他們展示塞爾維亞的天空、大地和寶藏。

犁青不需要嚮導，和山水、樹木、聖像、修女以及強壯的年青人交往是用不著翻譯的。他甚少開口，但心扉卻總是做開著的。我注意到無論那裏的大自然、人民和人手創造的一切皆同樣地給予他回應，不單在塞爾維亞如此，在世界其他各地也如此。

犁青是一位十分愛好旅行的人，但他卻不愛鑽進歷史的故紙堆裏遨遊，相反地，他端靠現代生活來寫詩，他的詩反映現代。當他將歷史轉化為詩時，他的詩就成為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真實記錄，深深地嵌入人們的腦海裏，這個世紀有些東西值得陳列在博物館裏讓人回憶不盡，但同時也有些應丟進歷史的垃圾缸，不足掛齒的。

犁青的詩篇裏有一部分與眾不同，它們保存了歷久常新的時刻，而沒有成為歷史的陳蹟。它們能歷久常新，就如同展現在藍天的白雲、夜空的明月、鮮花綻放的李子樹或晨露，又或是樹林的陰霾，以及詩人的靈感之源——橄欖樹一樣。

凡是能抓住一剎那靈感的詩人，是感性和悟性高的詩人，凡事能把握住不同時刻風雲的，是理性的詩人。犁青兼而有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是一位兼備藝術家、思想家才能的詩人。他能表達直接的感性感受，也能運用其知識去獲得理性感受。我們如果問他是一個甚麼樣的詩人，他會給你一個很好的回答：「我大部分的詩都是跟自然風光或跟時事政治有關的。在前一類詩中，我追求完美的藝術；在後一類的詩中我重視哲理的通達和深度。語言的方式要深入淺出。」這就是他在接受塞爾維亞和法國的著名記者

Branka Bogavac Le Comte 訪問時所說的話。

犁青不愛詮釋自己的詩，他希望他的詩的本身足以詮釋了一切。這恰好鄭重地表明了他對現實和詩的關係的看法：如果大自然不受政治影響，詩人可以致力於完美的藝術，創作「純粹」的詩，但當政治壓制自然，把自然的美降為它的背景時，詩人則偏重著眼於現代文明和自然的關係，歷史時刻和作為自然界一分子的人類的相互關係。

當一位作家受啓發去表達自然的美和力臻完美的藝術時，藝術創作的目的和手法歸於和諧一致，他就成為不妥協的、堅定的批判者，也成為反對以現代文明代替自然界天堂的哲人。

「天堂」一詞，意外地未在「犁青山水」這本書上出現，它出自犁青的一首詩「西方天堂似近猶遠」（亦即《咫尺西天》）。我作為一個來自東歐的西方讀者，覺得這首詩很有趣，它可以有兩種解釋，如果假定詩中說的屬於佛教，那麼這首詩可用佛教教義去詮釋。

苦苦修練，
直奔西天，
這遙遠的坎坷的艱險
你要走幾時啊？
——人生苦短！

以佛教觀點來解釋，「西方極樂世界」是超越智能的一種靈性層面，是人類完美的靈魂的天堂，「西方極樂世界」或「西方樂土」是衍生靈魂之源，也是靈魂因得著榮耀而回歸之處，詩人很顯然在強調這兩種狀態相互之間的緊密關係。但由於生命短暫，人往往未能在一生中到達這一境界而使它顯得又是那麼遙遠。

這首詩因為文化背景和政治觀點的不同，也可以作另類理解，我推薦這種理解，因為犁青的詩從整體而言，可以令人相信這種理解是恰當的，我試說這種理解：

在詩的標題上，「西方」一詞是指天堂，詩人還未達到唯一境界，他目前存在於東方。犁青視東至西的旅程為「修行」，是從低層意識到高層意識的一個過程，這是一個現代人以及全人類都需經歷的共同旅程，但是，修行並非隨心所欲便可進行，它要求克己自律。犁青雖然沒有直接說明何謂克己自律，但旅程本身已令我們理解到它是一場既漫長又艱辛的考驗，至於是否值得為之付出努力？能否修成正果？犁青同樣只提供了一個間接的回答：「人生苦短」。

對於犁青來說，東、西間的關係就是大自然和現代文明的關係。他在接受訪問時說的兩類詩，也可以說是東方詩和西方詩。他的大多數詩篇是東方詩篇，象徵大自然和現代文明的相互協調，在詩中，犁青是一位快樂的、感情豐富的、瀟灑的、完美的詩人，亦即是一位真正的大自然天堂的詩人。但是「西方」才是他的旅程終點，那是一條悠長而曲折的道路，根據他所下的定義，天堂是帶有諷刺性的含意的，他的另一類詩（理智的詩）是存在於「西方樂土」的。

此外，「東方」和「西方」有著更深層的歷史意義，「西方」代表現代文明，它比「東方」發展得較早，犁青認識到「東方」也在向同一目標進發，它的發展進度很快，並且很接近「西方樂土」。犁青不單在寫美國（地理上的「西方」）的詩中描述西方樂土，也在寫日本（地理上的「東方」）描述西方樂土。東京電視塔高聳入雲，是西方樂土的一個給人印象最深刻的象徵，他也在吟詠他居住、生活和工作的香港，那裏有一個新市鎮叫沙田，他把它描述成西方樂土，那裏的人喜歡問一個典型的問題：「你家是在哪個窗口裏呢？」

從政治上來講，犁青在批判西方樂土的同時，並沒有忽視東方的落後面，尤其是當東方試圖建立一個與西方不同的樂土的時候。然而，西方所成就的一切並非是一個真正的樂土，所欲達成的目標和手段均非完善，更未能尊重大自然和自由人的尊嚴。雖然不論觀點往往通過高明的藝術技巧所創造的形象來表達。從《仰望自由女神》和《北京大學》兩首詩中，可看到他是如何揭示東、西天堂的陰暗面，這可作為他表達手法的例子。

她炫耀著
幾多噸黃金燃燒成的火炬
她威武的盔帽
揮射出七根鋒利的鑽針
我說
妳並不是溫柔的女性
妳是個出色和稱職的
大海的憲兵！

——《仰望自由女神》

您探幽 探幽 探幽
悄悄沉入勝境
冷泉輕吟 綠香幽清
古籍 綠裝 秘本……

——《北京大學》

我生活的地方是在一處戰前的東方樂土，國外稱之為鐵托的南斯拉夫，在犁青的詩中被稱為「用鐵擎起的國度」（這正是鐵托的中文譯名）。犁青預期這片樂土會向著人民發射炮火的隆隆巨響而隨風逝去。

桂林是這個樂土的反面。描寫這個東方美景的詩篇是第一類詩的例子，詩人既可欣賞美景，也可以致力於創作完美的藝術作品，這些詩並沒有為生命苦短而嗟嘆，因為那是永恆的時刻，詩人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他享受大自然的秀麗，完美和永恆。

除了大自然，詩人還欣賞人類的創作結晶，其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國的萬里長城。在犁青的詩中，大自然有著人面孔和個性。另一方面，他詩中的人物又煥發著一股恆久的自然美兼有靈性。以下的一首詩，是他回應以色列女詩人狄保娜·夏皮羅（Deborah Shapiro）為他所作的《只獻給你》而寫的。

給以色列女詩人 Deborah E. Shapiro

你的溫馨的淚水

一滴滴

一串串

一股股

灑落在我的熱血沸騰的心坎上

你的深情的淚水

為我的被削成兩半的哀傷的月亮

注成為一湖完整的圓

你的雪白的淚水

和我的滾燙的紅血溶混在一起

你送給了我一個

渾圓的太陽

誰不能想像這首詩是包含一些政治因素的詩？犁青於一九九二年在海防舉行的第十二屆世界詩人大會上朗讀了一首他的「半屏山」的詩，在詩中他暗示中國的分裂狀態。夏皮羅在明白了犁青詩中象徵意義後這樣說：「我有限的語言怎能訴说你靈魂的意念，因為我的語言是可改變的，而你的語言是那麼嚴肅和恆久」，在這兒她找到一種溝通方式，喃喃地道出了中國的組成部分的名字：香港、北京、台灣，讓自己和犁青一樣感到心痛如刀割，讓自己的淚水溶於彼此的熱血中。

這兩首詩表示出犁青對兩類詩均有極高的造詣。雖然他認為第二類詩體注重哲理的清晰和深度，不在於藝術的完美性，但他的大多數政治詩也包含很多意象和象徵，超越單純用理性的詞語去表達己見。在詩句的創作上，犁青認為在東方文化浸淫下成長的詩人所作的詩和其他國家的詩不同，究竟怎樣不同呢？我們最好聽聽他自己的說法，他說：「舉個例子，當我寫桂林

時，我說桂林有『十個月亮』；我把美國的高速公路描寫為一頭亂蹦亂跳、撩起塵土的發情的野牛。當我寫日本，我問蒼天會否被東京的鐵塔鑿穿，當我寫開羅，我說天上有條尼羅河、地上有條尼羅河和地底有條尼羅河。當我寫泰國，我描寫佛光和蓮花。這些都是我個人美學上的感覺，它也把我和其他詩人區別開來了。」

他強調自己和其他詩人有區別是正確的。一個最明顯的區別是他賦有生動和不凡的想像力；另一方面，他強調現代東、西方詩人由於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下成長而有著很大區別，也是對的。不過，他和在同樣文化傳統中生活的詩人，則有著很多共同點，舉個例子，在比喻方面，大家都會用和大自然有關的事物作為意象，尤其是那些為中國和日本詩人熟悉並常用的，例如：日、月、高山、小丘、河、湖、樹、花、雪等現代西方詩很少可以找到的自然界的景象。

犁青的詩還有一個典型東方詩人的特點，他的詩簡練，著墨於當時一瞬間的感受，他的詩包含著一個或一串精彩的意象。

西方詩人也學會了在多用名詞少用動詞方面下功夫的方法寫短詩。

在本世紀二十和三十年代，也就是西方現代化的高峰期，一位美國的偉大詩人赫什·龐德（Ezra Pound）和一位塞爾維亞偉大詩人米路士·沙尼昂斯基（Milosh Trsnjansky）翻譯了中國和日本的古典詩。為甚麼？因為他們發現了一種他們想寫的詩體，在龐德來說是意象詩，對沙尼昂斯基來說是宇宙詩（Sumatraist）。

不是所有的現代詩人都在模仿東方古典詩的創作中有所建樹的（寥寥幾句，卻揭示了登峰造極的深廣意境）。犁青的詩中有多種意象共存，但這些意象並不帶有任何評論、陳述或邏輯關係。這種樸實的詩體已成為現代詩的特徵。這種在本世紀初已開始發展的詩體，到本世紀末也不是很容易地被人學到手的。到目前為止，新的詩壇大師在很多國家不斷湧現，其中一位就是香港的犁青。

在翻譯中國和日本的古典詩時，龐德和沙尼昂斯基已注意到它們強有力的視覺效果，沙尼昂斯基說，他只要面對著那些詩篇就已經知道的部分內容

了。在這以後，一些歐洲詩人更加注重視覺效果，尤其是在巴洛克（BAROQUE）時期，而在我們這個世紀的前衛派時期更是如此。在本世紀湧現了很多種類的視覺詩。犁青對詩的視覺效果有他自己的一套，他藉詩句的長短和配置製造圖像，以配合內容和形式。甚至在讀他詩作的翻譯版時，也能感覺到 he 敢於推陳出新，反對陳腔濫調的草新精神，在這一點上，他可以說是一位真正的後現代主義詩人（Postmodernist poet）。他在一九九一年貝爾格萊德接受採訪時說了這麼一番話：「一個詩人可以有時候寫自由詩，有時候寫古典詩；他可以寫一首，看的時候像幅畫，吟誦時候像首歌，富有意象，吸引各種感官的詩，或一首現實主義的詩，又或一首虛無飄渺、神秘莫測的詩，詩人的創作是不墨守成規的。」

是的，藝術創作是不應墨守成規的，所以犁青說詩人是賦人以生命者，而非協助賦生命與人者，詩人是母親而非助產士。

我真幸運能結識犁青，使我有機會了解到他作詩從構思直至成詩的整個過程。但欣賞他的詩，著實無需目睹其產生的經過，你只要用手拈起他的詩，就會強熱地感受到他的孩子——詩的生氣、衝勁和動力。

附：

一九九一年十月廿一日，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政治快報》專文報導：犁青於十月十九日晚舉辦的《來自遠東優雅細緻的聲音》詩會上朗誦了《咫尺西天》、《東京鐵塔》、《仰望自由女神》等詩後，「他們公開的朗讀給聽眾最直接領受東方精神文明的機會。誠如亞歷山大·彼得洛夫（Dr Alexander Petrov）說：我們這些「野蠻人」終於有來自遠方的客人，我們有機會對古老的詩傳和現代的東方精神有所瞭解」。（中譯者吳青，譯文刊台灣《文刊》月刊。

本文是以斯拉夫文／英文在貝爾格萊德出版的犁青詩集《咫尺西天》的序言。該書為犁青寫於中國大陸、港、台及美、日、塞爾維亞，以色列等地的詩選集。將在今年十月的第三十三屆世界作家會議舉行首發式。該書斯拉夫文譯者卡玲嘉（Ms Krinka）女士為前南斯拉夫翻譯學會主席。

本文作者亞歷山大·彼得洛夫（Dr Alexander Petrov）為南斯拉夫著名詩人、詩評家、國際詩壇活動家。為前南斯拉夫聯邦作家協會主席，十月世界作家會議的首要嘉賓。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的客座教授。其詩作「沿著光梯下降」的中譯本已在北京、台北出版。

INTRODUCTION — “Close to the Western Paradise”

I met Li Q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World Congress of Poets held in Seoul in 1990, a pre-war year which from a Yugoslav standpoint seems so distant today. On that occasion we exchanged only a few words. We did so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his wife, Ka Sang. And that was it.

Did I remember the faces of Li Qing and Ka Sang because they came from an unusual country, Hong Kong, figuratively located somewhere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sky? I don't believe so. The reason must have been personal, intimate, poetic. Li Qing expressed himself eloquently in the manner in which he looked at you (a mixture of astuteness and curiosity), the very discrete way he moved his hands and the way he wrinkled his forehead.

Ka Sang did not miss to translate that as well to a language of laughter and vigorous but merry simplicity, typical for very young girls rather than for married women and mothers.

The following year we visited Li Qing's and Ka Sang's city, Hong Kong, which we found quite exotic. Although my wife Krinka and I kept Li Qing's name card, we hesitated for three days to call them from the hotel where we were staying. They responded immediately, as if they had been waiting for us. We spent the next two days almost entirely in their company. I communicated with Li Qing the same way as I did with some other great poets with whom I was unable to speak directly. With Li Qing, as with the